

《呼啸山庄》的艺术魅力和语言特色

赵红英

英国19世纪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所著《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学中占有较高地位，长年来，世界各国对之各方面的研究不衰，究其根本，是因为艾米莉·勃朗特一生都生活在富有传奇色彩的乡间，她以自己独特的乡土笔调刻画了诸多小人物，把英国当时的重大事件变革浓缩其中，具有时代特征；《呼啸山庄》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魅力，其语言用之恰如其分，尤其对乡村画面的描写，读之使人身临其境。

《呼啸山庄》是英国19世纪著名诗人和小说家艾米莉·勃朗特（1818—1848）所著。应当说，艾米莉首先是个诗人，因为她是英国19世纪及20世纪中22位第一流诗人之一，写过一些极为深沉的抒情诗。她表面沉默寡言，内心却热情奔放，其唯一的一部小说《呼啸山庄》就是一部充满激情之作。然而这部小说最初出版时却不为人所理解，甚至她自己的姐姐夏洛蒂（《简·爱》的作者）也不理解她的思想。但这部小说独树一帜，奠定了她在英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这一位后来才驰名文坛的极富才华的年轻作家，却抱憾而默默地离开了只能使她尝到冷漠无情的人世间。《呼啸山庄》在英国文坛上被誉为“最奇特的小说”，是因为作者有着切身的经历。她短短的一生都生活在豪渥斯的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乡间，她以自己的笔调升华诸多小人物，把英国当时重大的事件变革浓缩其中，具有较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艾米莉·勃朗特之《呼啸山庄》极富艺术魅力，其语言用之恰如其分，读之使人身临其境，其乡村画面的描写胜过《名利场》，给人以美的享受。

—

自《呼啸山庄》问世以来，对它的讨论虽众说纷纭，但大都以阶级观念出发。有人认为这是一部复仇小说，它通过男主人公希刺克利夫的复仇行为表现被压迫者的正义得到伸张的主题；有的认为这是一部展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冲突的故事，以揭示资本主义虚伪为主题。但笔者认为，作者是借助了野性氛围、爱与恨、忠实与背叛、压制与复仇、温驯与暴躁、强壮与软弱、自然与文明等一系列矛盾对立特性，烘托出了相同特性人的共鸣，从而产生和谐，

产生美,产生幸福这一主题的。在作者笔下,自然环境与人物个性及其语言是和谐的统一体。由此,作者独运匠心地创造出极具艺术魅力的人物形象。

《呼啸山庄》所描述的世界远离文明社会,然而社会的偏见不可避免地留下痕迹。艾米莉的理想世界是毫无社会经济影响而相同特性人共鸣产生和谐的世界,这也是一个自由与独立之精灵同自然这博大精灵相结合得以实现的世界。社会经济影响只能导致这个世界上人物精神世界的暂时失调,人们本性的不平衡发展,邪恶一时成为主宰,而最终仍会出现本性与精神世界的回归。

《呼啸山庄》以其伟大独特的风格赢得了读者。其伟大之处在于作者创造了一个丰富粗犷的野性世界;其独特之处在于作者巧妙地把生与死联结起来成功地深化其主题。《呼啸山庄》的伟大更在于作者用具体的细节描绘出了动人心魄的博大场景,创造出了独特的具有永恒魅力的人物——一群情感丰富而无职业的人们。

二

在《呼啸山庄》中,作者成功地运用了新闻题材中常用的叙述事件的手法。艾米莉一反维多利亚时代多数作家连篇累牍平铺直叙的惯例,大胆地采用了双重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这里以希刺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事件为例,其整个过程始末就是洛克伍德和耐莉按事态发展先后顺序讲述的。洛克伍德两次造访呼啸山庄,听到了一些有关希刺克利夫的情况。也正是这些似乎无足轻重的情节紧紧地扣住读者的心弦,使人不忍释卷。书的开篇写的是1801年冬天,而直到1802年9月洛克伍德又回到山庄时,整个故事才豁然明朗。艾米莉正是运用这种独特的叙事技巧,使作品的真实性生色不少。希刺克利夫和凯瑟琳之间的感情起伏跌宕,有些情节倘若用其它方式叙述就可能是荒诞不经的,但实际效果却是读者对情节深信不疑,其原因因为这个故事是由两个普普通通的人讲出来的缘故。如洛克伍德是一位多少带点学究味,但头脑却十分理智的绅士,他历来对罗曼蒂克式的奔放感情颇怀疑虑,退避三舍。他之所以来到约克郡,就是为了逃避一位年轻太太的纠缠。耐莉则是一个十分平庸的唠唠叨叨的女管家。就这么两个人对罗曼蒂克的存在坚信不疑,我们自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产生疑窦了;再则,希刺克利夫和凯瑟琳的爱情是由两个对情人们处境并无怜悯心的旁观者的角度来描写的,因而,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更可唤起人们对他们的同情,作品对荒野的描写,可以看出艾米莉对自己从小的生活环境和语言观察的是多么细致和敏锐。尽管作者将广袤的原野上那寂寞荒凉、狂风呼啸的景色渲染得绘声绘色,却绝没有夸张到失真的程度。这种象征性手法的运用是成功的。

《呼啸山庄》的独特魅力表现在自然与人物特性和谐一致。哈代把自然描述成充满敌意的、冷漠的旁观者(如《苔丝》),夏洛蒂·勃朗特用自然象征性地寓意主人公的命运(如《简·爱》)。艾米莉则把自然看成是一股生机勃勃的力量。外部的自然界与人物的内在特性构成和谐的统一体,实际上是人物特性的折射。小说开始就把读者带入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呼啸山庄暴露在北风呼啸的高沼地上,这里的气候总是风雪交加、电闪雷鸣、乌云密布。屋内则是“煤、炭和木材混合在一起燃烧的熊熊炉火”。而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如火般炽热富有激情,与之气氛相吻合显现出精力充沛、性格粗犷、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特性。画眉山庄位于气候

温和的山谷，景色怡人，小溪泊泊，花香扑鼻。屋内则是“光线柔和的小蜡烛”与封掉的炉“火”。这里的人们是柔弱温驯、文静娇惯的。呼啸山庄是一个原始的自然世界，文明似在此未留下任何痕迹，人们无所顾忌而自由自在。画眉山庄是一个典型的文明世界，人们较为自制而理智。爱德加狂怒时，也只是平静地说“今后我不允许你到这家来，现在就通知你，我要你马上离开”作为拒绝希刺克利夫的造访。而伊莎贝拉指责希刺克利夫导致凯瑟琳之死时，后者拿起一把刀向她扔去。自然在这部小说中不是冷漠的旁观者。“暴风雨来势汹汹地在山顶上隆隆作响”，就是希刺克利夫听到凯瑟琳决定嫁给爱德加谈话而出走时的夜景。此时，自然实际上是人物感情危机的反应。凯瑟琳不安地期盼着希刺克利夫回家，内心充满痛苦。这并不只是自然的风暴，也是心灵世界的风暴；是主人公关系危机也是人物性格的危机。荒凉的、狂风暴雨的呼啸山庄与繁花似锦、晴空万里的画眉山庄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时也寓意着人物与自然的和谐一致。

《呼啸山庄》中的和谐，更表现在人物感情的共鸣中。凯瑟琳与希刺克利夫的独特关系就是如此。他俩都是风暴的孩子，富有激情，桀骜不驯。当获悉凯瑟琳死讯后，希刺克利夫“把头朝……树干撞；抬起眼睛，吼叫着；不象一个人，却象一头野兽被刀和矛刺得快死了”，这是一种赤裸裸的原始的激情流露。这种情感反应方式表明他按性情所驱行事，而不受任何文明标准制约。而凯瑟琳的情感反应亦是如此，两人如此相似乃至成为对方的灵魂。希刺克利夫看到凯瑟琳即将死去时，绝望地喊着“啊！凯蒂，哦！我的生命，我怎么受得了啊？”。凯瑟琳有着同样的感情共鸣，“如果别的一切都毁灭了而他还留下来，我就能继续活下去”，这是她满怀激情坦诚的宣言。他们的爱是一种超越生命之爱，用凯瑟琳的话说，“我就是希刺克利夫！他永远活在我心里。他是作为我自己本身而存在。”这段感人至深的话寓意着一般意义的自我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自我存在着，这个更高的自我是更理想的存在形式。诚然，人们了解自己是通过了解所爱的人而获得的，因为所爱的人是自我特性的再现，如凯瑟琳所说：“他比我更象我自己”。希刺克利夫与凯瑟琳都把对方看作自己的灵魂，这是另一个自我。他们的爱可以超越时空 18 年后仍存在。这是一种在另一个身上绝对存在的感觉，是一种置身于对方的愿望，是一种自我与所爱的人源于同根的关系。凯瑟琳与希刺克利夫有着相同的灵魂，没有对方就不能存在下去。这种置身于对方的愿望是文学作品中的独创。在这部小说中，该论点则得到了淋漓尽致地发挥。

三

在《呼啸山庄》中相对立性格人物各自独处也是和谐的。当这些人偏离属于自己特性的世界而步入不属于自己特性的世界时，这些人物将由积极因素变为毁灭力量，这样的和谐就被破坏了。从表面上看，整部小说是一个复仇故事：希刺克利夫对那些所憎恨的人的报复，对那些阻止他与凯瑟琳结合的势力复仇。然而进一步分析，则不难看出其毁灭是因为在他的身上有不少制约他心理平衡的障碍存在。他是弃儿，在利物蒲的街上被老主人恩萧发现而带回呼啸山庄。他身份不明而受人轻视，再加之辛德莱的憎恨、爱德加的轻蔑、凯蒂认为与之结合使身份降低等，所有这一切都可说明希刺克利夫成为不和谐因素的原因。凯瑟琳爱他如自己的灵魂，她受社会偏见影响而作出与爱德加结合的决定是希刺克利夫毁灭的直接动因。因

为希刺克利夫与她的共鸣是他生活中的唯一乐趣,是老主人死后他忍受辛德莱虐待的精神支柱。然而希刺克利夫准备以复仇的形式达到心理平衡时恰恰是心理平衡丧失、和谐打乱的开始。在艾米莉看来,自然界中存在某个伟大而神秘的精灵,只有在这个精灵与人的灵魂合为一体才能是最完美的,而这个精灵复杂多变,不同寻常。从道义上而言,它并不那么善良温驯却有着自尊自傲的特性,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必然会由于其深受伤害而变成具有邪恶特性的力量,并且遭受痛苦越多,原来善良的天性就会变得越残忍。希刺克利夫就是例证:社会偏见扰乱了这个骄傲而脆弱的精灵的内心平衡,导致随后一系列邪恶行为的产生。希刺克利夫的转变过程清楚地表明社会偏见是不和谐的真正原因,是引起不同特性人步入另一世界的基本诱因。

希刺克利夫的确完成了对“仇人”的复仇,成为呼啸山庄与画眉山庄的主人,而辛德莱之子哈里顿成了仆人,小凯瑟琳境况则更凄惨,然而这部小说是以和谐的回归为结局的。小说中的人物从来不后悔,也从不宽恕别人,他们按自己意愿行事,没有正确与错误的道德准则,那么是什么神秘的力量恢复了和谐呢?那就是死亡!这是历来文学作品用来结束冲突的惯用方式,但在此则是精神解脱的方式而非共鸣的结束。小说中的人物不害怕死亡,只有在他们认为死亡能隔离彼此时才感到悲哀。他们感到压抑、孤独,活着对他们来说是痛苦。因为这个世界充满“受挫败的渴望,未实现的愿望,使人极度痛苦的精神饥饿”。只在死后,凯瑟琳与希刺克利夫的结合才能完成,而他们灵魂的结合似乎表达出那种世俗的强烈激情的延伸。由此可见,作者对独立自由的精灵情有独钟,她早期的诗作就表达过死亡完成共鸣的奇思妙想:死亡是摆脱俗世邪恶的方式,是升华新世界的必由之路。

希刺克利夫与凯瑟琳没有对方就不活下去,却为何18年后才结合,其发展逻辑如此:既然希刺克利夫是由现实的世界塑造,他也就不可能成为忍辱负重的奴隶;他的愤怒一定会导致复仇的风暴,只有在所在的毒液释放出来以后,希刺克利夫的灵魂才能得以净化;充满社会偏见的现实世界改变了他的自然本性,只有在所有邪恶耗尽后,这种背叛本性的罪恶才能澄清。希刺克利夫与凯瑟琳也只有在对他们的本性的背叛及仇恨遭受的彻底惩罚后才能接受“净化”,才能获得他们“延迟的”结合;最终,希刺克利夫满足了饿死而完成同凯瑟琳灵魂的结合。他忘记了愤怒,忘记了生理的基本需要,只想与凯瑟琳的结合。他自己的本性恢复了,他心理的平衡也恢复了,小说的和谐也恢复了。小凯瑟琳与哈里顿彼此和谐相处,在画眉山庄幸福地生活。凯瑟琳与希刺克利夫的灵魂,黑夜里在旷野上山岩下散步。希刺克利夫从小说舞台中退场恢复了小说的和谐。和谐的产生是因为希刺克利夫丢掉了不自然的文明外衣,突破了由文明带来的心理不平衡的障碍。为了装璜上的文明外衣,希刺克利夫改变了自己而成为邪恶的、具有毁灭力量的精灵。只有在他回归自己的本性后,希刺克利夫才能恢复自然天性的平衡,和谐才能得以实现,整部小说也有了圆满的结局。

综上所述,《呼啸山庄》是英国乃至世界文坛上一部不朽之作。作者对希刺克利夫其人刻画,希刺克利夫与凯瑟琳的永恒的精神之恋这种独特关系的揭示,进一步深化同特性人的和谐才是真正的美,真正的幸福的主题。其艺术魅力和语言特色至今仍闪烁着夺目的光彩。

(责任编辑 车英)